

中秋望月

邹晓峰

时序入秋,晚风渐生凉意,褪去盛夏的燥热喧嚣,乡村山野浸在一片清宁澄澈之中。转眼又至中秋,一轮皓月如约跃上夜空,清辉遍洒人间,撩动心底岁岁绵长的思念。

乡村的中秋,没有都市灯火的繁华,自有一番朴素恬淡。白日秋阳温煦,田野满目金黄,晚稻垂下沉甸甸的穗子,随风轻轻摇曳。空气里交织着稻谷的清香与桂花的甜润,裹挟着秋夜独有的微凉。暮色缓缓降临,远山晕作淡淡的墨影,农家小院灯火点点,与天际星光遥遥相望,四下安谧,暖意融融。

夜色渐浓,一轮圆月自东山之巅缓缓升起。初升的月儿泛着温润橘黄,朦胧柔和,宛若久别归来的故人,款款奔赴人间。片刻之后,月华愈发皎洁,褪去浅黄,化作一轮晶莹玉盘高悬长空。繁星悄然敛去光华,山川田野、老屋街巷,尽数覆上一层薄

薄银霜,天地间静谧空灵,澄澈安然。

我静立庭院,抬眸凝望这轮千古明月。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以月寄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道尽山海相隔的绵长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承载世人温柔的圆满祈愿。岁月流转,人间聚散匆匆,唯有中秋明月岁岁如期,清辉亘古未变,默默见证世间离合悲欢,容纳人间万千情愫。

回望年少时光,中秋满是纯粹欢喜。每逢中秋,母亲便在院中摆开方桌,陈列月饼、石榴与板栗,阖家望月祈福。一家人围坐庭院,沐晚风、品月饼,听长辈讲述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古老佳话。彼时月色温柔,岁月安然,简单的团圆光景,便是人间至暖岁月。年少懵懂,只知月圆即是圆满,历经漂泊世事,方才读懂月色深处,藏着最深的乡愁与牵挂。

人至中年,再望中秋明月,心境已然释然。半生风雨沉浮,阅尽聚散离合,终知世间本无全然圆满。人生如月,阴晴圆缺皆是常态;生活百味,悲欢起落皆是寻常。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有灯火欢聚,便有天涯别离。接纳缺憾,珍惜眼前烟火,便是最好的生活。

月华脉脉流淌,漫过老屋檐角,拂过庭前桂树,落得一地清辉碎银。晚风习习,桂香袅袅,洗尽尘世喧嚣,心底只剩平和澄澈,岁月安然。

中秋望月,望漫天清辉,念骨肉团圆,藏心底深情。这亘古明月,治愈漂泊风尘,安放无尽乡愁,包容所有遗憾与期许。愿岁岁中秋,月明依旧;愿人间烟火安稳,岁月温柔绵长;愿天涯游子皆有归途,万般期盼,皆得圆满。

月光依旧,山河安暖,清风明月,岁岁安澜。

诗 品时空

晨光中的信阳

陈书鸿

茶山在曦光里翻了个身,
毛尖的露珠开始练习坠落。
南湾湖醒得比城市更早,
粼光推开窗,推开一夜的雨迹。

街巷缓缓摊开卷轴,
梧桐叶筛下细碎的金。
早餐铺的白气浮升如云,
豆浆的醇香漫过斑马线。

有人在晨练中甩动空竹,
嗡鸣声切开清冽的空气。
我走在熟悉的坡道上,
每一步都踩响昨天的影。

浉河岸边的钓竿静立,
水纹默念着隐忍的等待。
这完整的晴日,仿佛一封,
尚未拆开的信,洁白而烫手。

不必急于辨认光阴的走向,
站着发呆,就已是富足。
鸟鸣是唯一需要收听的频道,
而我的呼吸,轻过晨风。

中秋读月

余彤彤

推开今夜的窗
立于故园露台
一轮明月波澜不惊
赤城桂花,把节日盛开在梢头
凝视月宫,往事纷至沓来

突然发觉
那些艰难的、伤感的陈年旧事
鲜活在当下,而光明正走向远方
与月共鸣
一颗心方得以慰藉

银光是圆圆的,泼洒小城,写满桂香
明净着心念
响彻云端的八月桂花遍地开
依然从这里出发
纤弱之叶黄,扑鼻之花红
合力高举血染的红旗
此刻,秋夜风轻星稀
一壶桂花老酒,摇动着月色的传说

月光与秋虫一同低吟
思绪圆如月亮
漫舞的野菊正悄然绽放
那是我秋熟的期愿
忧思、不安、期盼与感动,滋润故事
月下,终须亲手营建,亲手构筑
那幅画,何时收笔

又是一年桂花香

张志勇

阳光洒在门前桂花树上,层层绿叶间闪动着点点白光。几只鸟儿飞来跃上枝头,一阵叽叽喳喳的喧闹,给小院带来一片生机,片刻又飞向远方,留下一地寂静。

中秋节将近,周末我和妻子踏进岳父家的小院,带来他爱吃的老式月饼,还给他添了几件新衣。岳父虽然有些偏胖,买衣服却总嘱咐要选大一号的,因为3岁的小孙女总喜欢坐在他肚子上,钻进他的衣服里藏猫猫。自从上次心脏手术,岳父虽然身体恢复得不错,可再也不能做体力活儿,只能在家含饴弄孙。

岳父是一位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门前的那棵桂花树,就是他亲手种下的。有一年他去陕西打工带回一棵桂花苗,随手种在了门前,转眼,那棵纤细的小桂树,在日月流转间一点点扎根、抽枝、生长,细弱的枝干,逐年粗上一圈,枝叶从稀稀疏疏变得层层叠叠,每年桂花开放的时候,它的枝头也悄悄散发着诱人的芬芳。不知不觉多年过去,当年的桂树已是树干粗壮枝叶繁茂,岳父也渐渐老去,树下玩耍的孩子们也已长大,陆续成家搬离。唯独这棵桂树,岁岁伫立门前,陪着岳父岳母。

岳父育有二子,大儿子常年在外出务工,小儿子在县城做点小

生意。当年兄弟俩读完中学,岳父送老大去技校学习,却没让小儿子继续读书,让他早早外出谋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这件事让小儿子心底久久不平,对老人心存芥蒂。后来分家,两间老屋分给老大,只留一间给老二,父子间隔阂又深了。往后年节,若是岳父不主动打电话,小儿子从不提起回家。去年中秋节,岳父被查出心肌梗死,准备做心脏搭桥手术。医院环境优雅,从病房望去,我能清楚地看到院内一棵棵桂花树,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星星点点的桂花藏于碧绿的树叶之间。病房内岳母拿着刚买的月饼分给前来陪岳父做手术的家人亲戚,说着岳父接下来的治疗方案。月饼吃到一半,不知是谁聊起房子、聊起上学,勾起了小儿子心中的怨气,他夺门而出。忽然一阵风刮过,窗外那棵桂花树随风摇晃,枝叶纷乱,像此刻屋里扯不开的心结。岳父一手按住胸口,脸急剧抽搐起来,半天发不出声音……那天争执过后,岳父始终闷闷不乐,我担心岳父,和他聊起往事,我才知道他心底真正害怕的不是手术,是骨肉之间解不开的疏离。风静了下来,桂花树默默挺立在院中,我来到它的面前,静静地思索起来。我也是3个孩子的父亲,同样有两个儿子,物质上

有时我也做不到在两个孩子间一碗水端平,可手心手背都是肉,父亲对每一个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我理解了岳父,决定解开这血脉相连的亲人之间的误解。

次日,我找到欲要离开郑州的小舅子,没有评判对错,只是和他聊聊为人父的滋味。天下父母,总想倾尽所有给孩子最好的,父母的付出,不求一句感谢,更不求回报。只是很多藏在沉默背后的辛酸,子女常常看不见。我慢慢和小舅子细数往事:说起当年岳父外出务工谋生养家的艰辛,说起老屋分家时他藏在心底的为难,说起手术前夜,岳父攥着病历生怕手术下不了台而彻夜难眠的牵挂。我告诉他,岳父其实最疼爱的、最牵挂的就是他,很多误会,只需要一次心平气和地交谈。谈心过后,小舅子沉默许久,终于答应以后每年中秋节,一定带着妻儿回家去看望父母。

皓月当空,又是一年中秋节。岳父、岳母、大舅子、小舅子、妻子和我还有孩子们,一家人围坐在小院桂树下,吃着月饼、瓜果,赏着月,孩子们不时发出阵阵笑声,望着眼前欢乐的情景,我忽然感觉今年的桂香与往年不一样,它似乎更浓郁更沁人心脾了。

